



春

市中东部校区七(3)班 陈艺媛

像三月的风扑击明亮的草垛,春天在每个夜晚数她的花朵。

草木蔓发,春山可望。直到今天,我才意识到,已经是春天了。

江南的春总是来得比较早些。放学归来,从家门前的广场经过,才发现那几棵樱花树上,已经绽开了樱花的笑颜。一朵朵,一堆积,簇拥在枝头,数不胜数。迎面一股柔风吹来,几片娇嫩的花瓣乘风而下,飘到了地上。樱花香顺着风,萦绕在我的鼻尖,钻进我的鼻子,直通大脑,使我醍醐灌顶,憋不住吟了一句:暖雨晴风初破冻,柳眼眉腮,已觉春心动。是啊,何尝能不心动呢?

那几枝樱花,在绿得发光的树丛中格外显眼,像是一群少女,在树林里嬉戏玩耍,开朗又可爱。我忍不住上前,捡了掉落在地上的樱花,白里透粉,小小一朵,娇嫩的花瓣,让人生起保护的欲望。细小的、红红的花蕊粘在了我的指尖上。正是这几百朵樱花,造就了广场上温暖而浪漫的春。花的香气引来了蝴蝶,扑腾扑腾翅膀,停在了一朵花上,风又拂了过来,花瓣微微晃动,三者已然融为一体。这时又有游玩的小孩子跑过来想去追,手一直向前扑接着,像只小蜜蜂。他下巴流口水,嘴里还一直念叨着:小蝴蝶!小蝴蝶!我静静看着,在这生机盎然的春里,这场景何尝不是一幅被裱起来的画呢?一幅溢满花香的画,或是一幅从头开始的画。春天应该是什么

样子?有三三两两在堤岸赏花的游人,也有躺下独沐春风的闲客。百千种场景,皆逃不过春的生机。

天气已经悄悄热起来了,冬季的棉服穿着属实太过闷热,让人透不过气来。我迫不及待地找出了春夏季的薄衣服,对着镜子穿了这件又试了那件。这些T恤上散发出的味道,让我久久难以忘怀。这是多么熟悉的味道,那么温柔,那么年轻。这丝味道带我回到了去年的春天,想起曾经的好朋友,我们一起携手跨过考试大关,想起在夏天野餐时,躲在树荫下吃泡面、舔棒冰的场景,心中又是满满的感叹。这些衣服啊,今年会染上不同的味道。这些味道,会带我去更美好的地方。过去的,就留在过去吧。

春是万物起源,没有季节比她更温柔了。生活就像含苞待放的春天,坚持走,不放弃,总会遇到花开的那一天。

滨海镇中学林海莉点评:三中的樱花,独得孩子们的娇宠,即使身在校园中,孩子们也总能寻得一幅让自己颇有感触的画面。这幅画不仅花香四溢、生机盎然、温暖浪漫,最大的亮点是一改往常对花儿大手笔的描写,朴素淡然中流露出一份闲适生活的美好。后文穿T恤的感触着实让读者眼前一亮,一件不起眼的短袖衫也能与春天做起文章来,别开生面。只是,前文的樱花和后文的T恤,前后衔接得有些突兀,这里若能顺畅自然些就更好了。

未曾走近

市中三八(8)班 张芷楦

托我那颗发炎的牙的福,我看到了她们,好似隔着重重屏障的她们。

午间从学校里出来,手中捏着一张数学试卷。坐着母亲的车,驶到了卫生院。车子停在了桥那头的车位上,我和母亲得步行过一条街与一座桥。

走到桥对岸,我发现了什么似的,忽地转头。几个妇女坐在河边洗衣,她们衣着朴素,没有什么时尚的搭配,更不用说大牌了,一件简单的黑红袄,外面裹了一件围裙,一对紫色袖套,再有一双青绿的防水靴。她们边上装着一桶衣服,花花绿绿的。妇女们抬手挥着捶衣棒,落下,嘭的一声闷响,隔着衣服,敲击声落在平整的岩石块上,随意却熟练。有人把床单铺于水面,用靴子一下下地踏着床单,水面便开始有规律地震动。

妇女们交谈甚欢,忙碌地一下转头看看这儿,一下转头看看那儿,不一会儿又抬起头听着对岸的人唠家常,与这个谈东家的好,又和那个讲西家的乐。那个静谧的冬日的午后因此添上了几分生机。

偶有三两小雀栖于岸边石头上,跳着,叫着。曾经奔涌的溪水渐渐变细,河滩上干涸的地方露出了错落的岩石。

岸上栏杆边有座小亭子,六个角,面积不大,却挤满了人。坐了一圈的老人们手抵着眉下的老花镜,正凝视着桌上的棋局。棋子磨搓着青石桌面发出的声

我是大海的儿子

市五中七(7)班 潘宣霖

与其说我是在海浪与波涛之中长大的孩子,不如说我是大海的儿子。

我恋这海滨之风光。每次放学回去,绕过街巷,靠近大堤,大海独有的气息扑面而来,海风张开双翼,带来渔区独有的鱼腥味,我就知道离家近了。最诱人的是水桶否。两侧的岩石将海面 and 沙滩围成了“凹”字形。潮水已经蓄势上涌,但总有一块沙地未被潮水吞没,就成了孩子们嬉戏的宝地。我会脱下鞋子在沙滩上奔跑,沙子没有白日里那么烫脚,是温温酥酥的触感。抬头望向四周,有讨小海的人躬身,拿着铲子在抓牡蛎捡海螺。而远处,海面上仍有渔船行驶着,汽笛的轰鸣声由远及近。

我贪这海滨之小吃。久远的记忆被时间渐渐冲淡,深巷里大爷推着小车叫卖“翻沙圆”的情景却依然清晰。每个午后,大爷早早地出摊,我们这群小孩子便拉着家里的大人聚成一堆,嚷嚷着哭闹着要买。大爷一手握着机器的把手开始转动,机器便轰鸣了起来,粉团从机器的两个孔钻出,大爷看准时机用铲刀将糯米割成了球状,好似大珠

小珠落到焦黄的豆粉中,翻滚搅和,给它们“翻个身”,用漏斗盛出,这翻沙圆算是大功告成。大爷不大爱说话,但每次总给我们多盛几颗。我们出于礼貌便对大爷道声谢,每每这时大爷都会露出憨厚的笑容。翻沙圆虽不是什么稀罕物,但如今已经很难吃到了,这一份甜蜜软糯始终刻印在我的心中。

我赞这海滨之乡邻。我是街边一家早餐店的常客,与老板熟识。他的母亲前几年患了肺病,一直卧病在床。一边要谋口饭吃,一边要照顾母亲,他只能起早贪黑,多年的艰辛使他原本笔挺的腰板变成了弓字形,鬓发也渐渐染了霜。每每有熟人说起他日常的不容易,他只笑笑:“不辛苦,不辛苦。我知道,海边人从来不易易诉苦的。”

潮起又潮落,我始终记得,我是大海的儿子。

市五中赵佩蓉点评:文章以“恋海滨的风光、贪海滨的小吃、赞海滨的乡邻”三方面来组建骨骼,以景物描摹、精准的动词、腰发的变化三个细节充实血肉,见主题,见真情。结构完整紧凑,抒情含蓄节制。



春困归

温中实验学校七(14)班 陈玺聿 指导老师 朱丽亚

草树知春不久归,百般红紫斗芳菲。这是韩愈先生说的,对此我总觉得,是然而又非然也。我想它总是要留下些什么的,于是乎我踩着春残余的影子,寻觅着,瞧见了槐树下已然有了夏日的荫与光,寻觅着,终于找到了春困。

你瞧那春花似在硬撑着,光艳的花瓣上,已出现了无法阻止的腐烂,但是春困仍然新鲜。我常常是有的,我常常是禁不住它的,我常常是沾染上便覆水难收的。这不得不使我认为韩老先生此言差矣。

老朽的春风播撒着鲜活的春困。课上,它侵入我的鼻腔,伴着老师的催眠,困意的潮水涌上心头,它带着我,在无意中便乘了风的航班。那是重担般的眼皮在下坠,那是我的头在拉着我坐过山车,时不时的失重,让我更加难以忍受。我似乎禁不住了,于是,两耳不闻窗外事,了,世界已没入了水中,没了个声响。我似乎禁不住了,意识如坏了的录像机,断断续续的。我是实在禁不住了。

还记得大抵是在前些日子里,春困日日将我包裹于课堂之上,我毫无抵抗之力。每当困意侵袭全身,我便有了一川入海的欲望,春困的欲望时常战胜了意志,我禁不住了倒头就睡。

一如既往?不行的!这可是课堂呀,我可不能再这样了。或许以前是如此。但是如今,我想也许韩老先生说的是对的,草树是知道春不久会归去的。我想这一次,这道真命题,我可不能再判错了。春会归去,春困亦如此。我再也也不想当一只犯困的春虫了,我奋力地睁开眼,如破土而出的竹笋。我似乎禁住了春困,望着那模糊的一幕幕,光已然映射在了讲台上,照着黑板上的一条条知识点,一切又是那么清晰。我似乎禁住了春困,脑袋稳稳当当,我昂首挺胸。我是禁住了春困的,耳旁已经不再是不可捉摸了,那是细切又模糊的,我似能听见远方的鸟语与夏日里的虫鸣在合奏,能听见再熟悉不过的谆谆教诲。我已然禁住了春困,错乱的意识在归位,望向窗外与讲台,看着同学与老师,记着知识与典故,一切将会铭记于心。

春花会凋零,春日已归,禁不住的春困亦已归,禁住了一切之后,人生盛夏必将到来。

滨海镇中学林海莉点评:一份春困竟能写得如此富有诗意,真妙!作者在生活中肯定也是个有些诗意的人,想必韩老先生会喜欢这样的学生吧。文字鲜活,描写细腻,读读那份春困,越读便越觉得春困缠绕着自己周身,这份代入感还真是无法拒绝,似乎是施了魔法一般,如此文笔,可真了得!

处处是青春

箐横镇中学八(4)班 谢轩皓

青春在哪里?仿佛遥不可及。

自从升入初中以后,迎接我的不是无忧无虑的青春,而是无穷无尽的题海。同学之间再也不三五成群,而是埋头刷题。我很纳闷,呆呆地望着他们,感觉一切都已无精打采。

这不是我想要的青春,青春不应该是光鲜亮丽的吗?

下个星期,学校要举办一场运动会,我们先来挑一下运动员。忽然有一天,班主任隆重地宣布这一消息。全班顿时人声鼎沸,我也激动万分。运动会,这不正是展现我青春活力的时候吗?幻想着我站在领奖台上得意的姿态,这才是青春应有的风采。于是,我毛遂自荐,代表我们班参加跳远比赛。

有动力,自然会努力。跟太阳一起起床,跟月亮一起睡下,汗水一次次湿润衣裳,不胜其烦地练习跳跃,可成绩的提升却是微乎其微。我很不甘,努力不是一定会有结果吗?虽常常抱怨着,却也咬咬牙挺过去了。

终于挨到了比赛那一天。由于跳远比赛比较迟,所以首先跟同学欣赏了一场跑步比赛,只听哨声一响,一个虎背熊腰的男生如同一道闪电冲了出去。不错,真的就像一道闪电,从起点一直冲刺到终点,周围人齐刷刷地发出一声惊叹。

我也不例外,对此感到不可思议。旁边的同学突然说了几句:我认识他,我老是在看他从我家门前跑过。这么牛,快仔细讲讲。

不知不觉,到了我上赛场。站在起跑线,忽然莫名有些紧张,手心布满了冷汗,双腿哆嗦个不停,仿佛置身于一片冰天雪地中,全身上下都隐隐约约有着压迫感。前面的一个人开始助跑,一蹿到起跑线,如同弹黄似的蹦了起来,远远看去,就像一只起飞的雄鹰。下一秒,他稳稳地落进沙坑,溅起一大片沙子。这无疑增大了压迫感,我模仿着前一个人,双



墨

松门镇中学九(12)班 黄异轩

也许在往后的盛夏中,我仍会时时回忆起过往三两个夏。

一瞬三秋。恍惚间,人事便如走马灯般放映而过,猝不及防地一头栽入最后一个盛夏中。脑海中想起了三年来大家笔下的一段段文字,时光恍若昨日。翻翻作文纸,看看那些反复出现的名字,大抵都是些女生,不禁想起有些久未见的文笔来。

对我来说,叶一墨的文笔是最值得“瞻仰”的。首先是细腻,我喜欢的作文大多有这个特点,大概这也是我更喜欢女生所写作文的一个原因。其次便是生动。最起码这种生动我是写不出来的。

仍记得第一次读到她作文的时候,便觉得她的作文有一种灵气。当时就觉得她的语文一定很好,不出所料,语文月考93分的高分着实有些恐怖。后来有幸做过她的同桌,对她的了解更深了一点。反正绝不和“安静”搭边。

这种印象的改变是从七年级的运动会开始的。灼热的阳光如此耀眼,似能熔化金石。教室里人很少,光有些晃眼,黑板上记着的名字也有些看不清了,只是莫名有些违和。大概是中午,有同学“火眼金睛”,终于找出“叶一墨”这三个字。很快,消息一传十,十传百,传到了叶一墨耳中。她面上分明流露出一丝惊诧,眼睛睁得有些大,嘴也微微张开。随后,她便“兴师问罪”,堪称雷厉风行,直接将“肇事者”捉拿归案。好一个快意恩仇的女侠!再细读她的文章,便觉有几分侠气。再一想她响当当的名号——叶一黑,脑海中便不自觉地浮现出那次运动会,她威风凛凛地在教室中站起来,闲闲庭信步,衣袂不动,凛然的气势却掩盖不住。这“黑”字终究是经她一指,挥斥方遒间,便被改成了“墨”字,她方才心满意足地坐回去,大度地挥了挥手,叹了一口气:唉,意味深长,不可捉摸。但“叶一黑”这名号终究是不胫而走,从此名扬天下。

许是在江湖行走多年,经风霜洗礼,便也极少有让她动容的事了。不知几时问她:我看你数学不挺好的嘛,听完一遍就会了,不至于当时想不出来啊?她一副感慨的样子,一本正经地点点头,回答道:我小学数学很好的!不知道为什么到初中就成这样了,唉。当时便想:对嘛,语文好的人,数学能差到哪里去?大概就是题做得有点小,有些不适应吧。直到不久前,数学老师说她的小学数学并不出色,经过一番询问,我才恍然大悟。这风霜洗礼,原来对脸皮变厚犹为有用啊。想她若是听到这番问答,大概也只是豪爽地笑笑,摆摆手,便算揭过了当时写在脸上的“好汉不提当年勇”。

但不知怎的,后来这伙气演变成了“匪气”,甚至“妖气”。好歹做了那么久的同桌,前后桌,自认对她的玩笑也算了解一两分,不过大抵她这脸皮用在熟人身上更厉害吧。

听“琼琼”她满脸欢快,张开双臂,生怕人家没听到似的,又用“夹”起来的声音喊了一句,琼琼,有时还能高兴得自己转几圈,脸上丝毫没有做作,当真是一片欢喜。后来问了她一下被她这么喊过的同学,她诧异地看着我:你不知道?随即骄傲地扬起头:罗茗琼、朱奕轩、高越。听说这报名的架势,加上可以预见后面她要说什么,我连打断都忘了,直接落荒而逃。于是我对她的评价又多了一条——坐拥无数压榨夫人的土匪头子。

不过,她的作文丝毫没有这种“乌烟瘴气”。她时而会把侠气挥洒得淋漓尽致,一抒心中希冀,时而会将这份侠气藏起,于岁月静好中浅斟低唱,记下平凡中的美好与欢乐。她的幽默并不很能在文章中体现,你读来不会觉得妙趣横生,但总能令你会心一笑,只伴着淡淡的幽默。

我想我们遇见她,当是一段难忘的友谊吧!

思索良久,行至文末,忽而想到我要为她写篇“祭文”,并且的确是经过“叶一黑”同意的。想想当时她给我作文评语中那扎眼的“半生”二字,以及那放肆的大笑,我至今记忆犹新。大抵十四年便是我的半生了?那文末,我便祝她作文中不要再有错别字!唉,毕竟几度春秋,也有数月同桌情分,如今便算作一次迟来的饯别吧。

便在此祝“求索路漫漫,叶落影成川。雏凤声清浅,一唱几经年。希卿长裾笏,墨染扶摇上。

滨海镇中学林海莉点评:一读这篇文章的开头,便被深深地吸引,透过简洁的文字,开篇展现在眼前的似是一部经久耐用的影片,极富故事感,越是往下读,越是觉得意味深厚。无非是记录几件同学常事,可件件小事作者都下了一番功夫,每一件事都在无形的语言中串联在一起,整个人物形象立体而丰满。清风流水般自然的文字中很能见出作者的写作功底,结尾处的祝诗真是画龙点睛。